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五回 搖落深知宋玉悲

經過這幾次事件，電腦在自我反思與檢討後，終於理解到以往的觀念錯了，實在沒有必要強迫人類居住在電腦城中。當局因此決定，在電腦城之外增設「資訊服務區」，區內居民可自由選擇，願意配戴私用電腦的，就可獲得當局的服務。文娃對文祥說：「我向禪師請示過了，這一帶已經劃入我們的資訊服務區。你告訴大家，凡是願意接受我們服務的，隨時可以到圓通法師那裡登記，領取微機。」

文祥好奇地問：「這一來，你們登記的人數不就超過一百億了？」

文娃說：「那有什麼關係？這叫做彈性原則。以往我們太機械化了，一百億究竟代表什麼？只是一個為了節制人口成長而預設的目標。現在人口已經維持穩定，如果我們還食古不化，那就是愚昧！」

文祥笑道：「妳真的開竅了！」

文娃說：「我記得有個寓言，講一條蚯蚓在黑暗的地底鑽洞，牠努力地向外鑽。終於有一天，將地表挖開了一個小洞，天光露了進來。牠高興地說：『好極了！開竅了！』問題是，到底是誰開竅了？是蚯蚓還是地？是我還是人？」

文祥等人在寺裡待了二十幾天，這群年輕人相處融洽，各自交換經驗，都增長了不少見識。行期在即，衣紅更不肯離開禪師半步。禪師笑道：「我道紅兒情關已過，卻是依戀之心猶存。」

衣紅賴說：「師父自己禪心不淨，怪得我來？」

「妳倒說說，為師哪點禪心不淨？」

衣紅扳著手指頭，說：「第一，貪念，想貪圖清靜，把徒兒趕走。第二，嗔念，想罵徒兒，又不敢出口。第三，痴念，師父嘴巴不說，心裡卻放不下我們。」

禪師笑了，說：「好好！為師倒被妳數落了，拿證據來！」

衣紅說：「現在師父又犯了愚昧大罪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事實在前，師父未見，是愚。證據已說，師父未知，是昧！」

禪師歎道：「紅兒，有道是『口業身受』，既說此話，就種此因。切記休逞口舌之快，勿炫刀刃銳鋒。」

「師父能不能再透露一點訊息？可不要再叫我看圓光。上次師父讓我看，我完全誤會了，白受了好些罪！」

「紅兒呀紅兒，妳是情關易過名關難，我無話可說！」

「師父！虛名是身外之物，名關有什麼難過的？」

「虛中有實，妳好強好勝，患得患失，不正是為了名嗎？」

「師父，不公平，徒兒是怕壞了您的名聲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！」禪師指著山後的高山，問衣紅道：「紅兒，為師所指者何？」

「師父所指為六詔山萬巒峰。」

禪師手指下移，指著萬巒峰前一座小山峰，又問：「那座呢？」

「師父，山峰太多了，哪有這麼多名字？」

「紅兒喜歡哪一座？」

「都喜歡。」

「不分高下？」

「不分高下！」

「那麼，山名有什麼用？」

「為了容易分辨呀！」

「要分辨做什麼？」衣紅知道又落入彀中，微笑不答。禪師說：「名因人之有口也，口在夕下，夕昏難見，不得不以口呼之。人有所圖，懼人之不知，故而好名。紅兒，人若好名，便是我心不淨，難以登堂入室。」

「師父，紅兒不是好名，是看不慣人們的愚昧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紅兒之智高與天齊？」

「師父，紅兒不是。」

「紅兒才通古今？」

「師父，紅兒不是這個意思！」

「那麼，紅兒怎知人多愚昧？」

「師父不能怪紅兒呀！」衣紅委屈地說：「師父常說什麼世人皆愚，眾生常昧。紅兒只是重述您的教誨，又有哪點錯了？」

禪師不禁笑了，說：「孽障！名關難過！難過！」

衣紅涎皮賴臉地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妳東施效顰，何嘗不是為一個『名』字？」

四個人商量行程，衣紅很想去看看引她認識禪師的陶朱公和王之淳。禪師說，大約在一個月前，二人曾來此，提到附近又出現一種新害蟲。眼前既然沒有要事，又有電腦作後盾，何不去盡點心力？左非右原來計劃到成都，找他的一位師兄錢昆。他聽了衣紅的建議，自是踴躍輸將，不甘後人。

此次下山，當局任命四人為「巡迴小組」，要他們訪查民隱，學習瞭解。四人各有所長，文祥主持全局，運籌帷幄；衣紅辯才無礙，負責交涉；左非右精通電子，負責四人的安全；風不懼穩重沉著，掌管一應雜事。當局並分派了兩架飛雲梭，以及一些必備的應用工具以為支援。

禪師並未規定他們的行程，大家決定先去八寶墟陶莊，看看能不能幫上忙，再分道揚鑣，並隨時保持聯絡。

衣紅不再排斥電腦了，而且學著文祥，將她的微機取名為衣娃。她經常在獨處時，與衣娃唧咕個不停，一副舊雨新知的情懷。左非右一見她自言自語，便取笑道：「衣大姐，妳聽說過嗎？『楊柳青，石榴紅；舌頭長，大腦空。』」

衣紅忿忿不平：「文哥還不是和他的電腦扯個不停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我改個說法吧，『楊柳短，石榴空；指頭長，醋缸紅。』」

衣紅受不了左非右的譏諷，決定向文祥學習倉頡輸入法的指語。文祥認為會指語確實有很大的方便，決定在廟裡開課，讓大家都機會學習。

上課時，連衣紅、風不懼、左非右及五行人等在內，一共有十幾個人。文祥說：「這種指語是十年前我從事攝影工作時，一個

朋友教的。當時我對電腦瞭解不多，只是覺得好玩，後來才發現指語非常方便。和口說相比，速度慢不了多少，是最理想的『悄悄話』。而優點是沒有聲音，不會影響別人。」

金大問：「那和隔音障有什麼分別？」

文祥說：「分別很大，有了音障，一方面你會失去聽覺的便利。另一方面，別人還是看得出你在說話，甚至有人會讀唇術，機密就洩漏了。」

木大說：「有這麼多好處，為什麼不推廣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也是近來才領悟到的，過去我以為是人有情性，不願意學新東西。現在我才知道，智慧電腦是一位奇人二老人發明的，倉頡輸入法也是他發明的。據說在他發明之初，世界上沒有人相信中文電腦可行……」

水大說：「怎麼可能有這種事，哪個國家沒有自己的電腦？中國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，你說當時沒人相信？真的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問妳，妳相不相信妳會成佛成祖？」

水大搖搖頭，說：「憑我？怎麼可能？」

文祥說：「那妳在這裡做什麼？沒有別的地方去？」

水大生氣了，說：「你不要污辱人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不是要污辱妳，想想看吧！成佛成祖不是可不可能，而是努力不努力！我們認為人生應該有更大的意義，但是近百億的人口卻寧願做夢！」

火大說：「你是說，過去的人和現在的人一樣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一樣，那時候人怕做夢，因為多半是惡夢。」

土大說：「管過去的人幹嘛？中文電腦與倉頡輸入法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沒有中文輸入，怎麼能叫中文電腦？不二老就憑著一個理念，四十歲才開始自學電腦，由無到有，後來成為電腦專家。把他發明的輸入法送給社會免費使用，自己兩袖清風，竟然被人看做神經病！

「不過他絲毫不以為意，終生隱居不出，閉門讀書研究。據電腦告訴我，他內部的思維方式，完全是以『倉頡字母』的觀念進行的……」

金大問：「倉頡字母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們不是倉頡祖師的再傳弟子嗎？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？」

金大慚愧地說：「何必提那些事？我們拜師只是為了混飯吃。」

文祥說：「要學指語，就不能不先瞭解倉頡字母。因為其中包括了理解分類，可以說是一種最簡略的密碼。」

木大說：「怎麼沒有人知道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沒有人知道，而是在利益掛帥的時代，人得不到利益，就不願花心思去學。還有一些自以為是的人，亂作主張，認為不二老人是個白痴。既然大家都能免費使用，便擅自把倉頡法改得亂七八糟，自牟其利。中文電腦成功之後，且不論有多少種不同的輸入法吧！光是掛著倉頡輸入法名稱的，就有十六種不同的版本！」

水大說：「怎麼可能呢？難道那時不二老人死了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也搞不清楚，這個不二老人很神秘。在見到禪師以前，不論我怎麼問，電腦都不肯回答有關他的任何問題。前兩天，她終於承認了，不二老人是她的師父。原來不二老人曾經告誡過，說機器沒有師父，他也不願做機器的師父！」

火大說：「奇怪！師父就是師父！有什麼不願做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也這樣問她，她終於理解了，不二老人的意思是，機器沒有上進心，既然沒有上進心，要師父有什麼用？」

土大說：「不必繞著圈子罵人，我們現在可有師父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總之，不二老人在設計智慧電腦時，是根據漢字的常識結構，用倉頡字母分別代表文字的定義。輸入正確的字碼後，電腦就能找到相關的常識，再以體用因果關係，進行理解。」

金大說：「照你這樣說，輸入字母比語音更直接有效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完全正確，而且在處理上也特別優先。根據感知效率公式，在感情的認知上，聲訊是視訊的十倍；而在意義理解上，視訊是聲訊的百倍。又根據感知選擇公式，視訊無條件優先，所以漢字績效最高，漢語其次；而英語等其他語文，因為是拼音系統，還要經過一道翻譯手續，效率較差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管他什麼番字番話！你快點教我們指語吧！」

文祥說：「指語是以手指的位置，作為輸入訊號。由於大拇指活動範圍最廣，可以控制五個開關，視為五類……」

金大搶著說：「代表我們五行？」

文祥笑說：「沒錯，五個位置稱為『五位』，就是金位、木位、水位、火位和土位。其中金位代表日、月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七種『哲理及元素』，分別以大拇指以外的四隻手指代表。」

木大說：「四隻怎麼代表七個符號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小指僅僅代表妳，就是木。手指向前按時，食指為日，中指為月，無名指為金；而向後時，食指為水，中指為火，無名指為土。同理，大拇指的『木位』分別代表『筆畫類』的斜、點、交、叉、縱、橫、鉤。」

水大問：「為什麼不是竹、戈、十、大、中、一、弓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就是倉頡法為人誤解之處，妳說的是寫法，我說的是定義。兩種各有好處，都記下來對理解自有妙處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懂，就像八卦有乾坤震巽離坎艮兌，又可稱為天地雷風火水山澤，兩組分別象徵不同的範疇。」

文祥微笑點頭，繼續說：「總而言之，各碼用法與前面所說的相同。再就是大拇指的『水位』代表『人體類』，人、心、手、口。『火位』代表『字形類』，是側、並、仰、紐、方、難、卜，方法與『金位』全同。等指法熟悉了，再用倉頡輸入法取碼就可以了。以往曾有一種手握的『輸入球』，或是掌上按鈕，現在只要動手指，各人的微機就會自動偵測。」

火大問：「你不是說倉頡輸入法有很多版本嗎？到底要用哪一種？」

文祥說：「隨便哪一種都可以，電腦已經建了轉換檔。我個人習慣了第六代，因為字數最多，有七萬多字，而且重複字最少。至於各位要學倉頡輸入法，可以向電腦請教，要不了多久就會了。但要注意，學會不難，只有多用常用才不會忘掉。」

土大終於憋不住了，抗議道：「不公平，我的『土位』呢？難道沒有用？」

文祥說：「當然有用，而且用得最多，是做斷句、標點符號用。這『五位』在食指的側面，呈上、下、左、右、中五宮排列。告訴你們一個秘訣，土位就在食指第二關節處，如果在土位四指齊動，就是呼喚私用電腦的熱鍵！」

由於有切身關係，衣紅等三人很快就學會了倉頡輸入指法。每個人樂此不疲，也不理會別人，只願與自己的電腦講悄悄話。

到了上路的時候了，四人拜辭了禪師，寺中諸人皆送至大殿外。五行人聽說他們要到陶朱公那裡，欣羨不已，圍著衣紅問東問西。衣紅急欲脫身，便說：「我問過師父，師父說，正是因為你們太想下山了，所以這次不讓你們同行。」

金大搖頭說：「我一點都不想下山。」

火大說：「那是你，我是想下山，不過也沒那麼想！」

水大說：「沒那麼想？你見到飛雲梭的表情！我看你簡直想瘋了！」

士大說：「妳莫說他！妳還不是一樣？」

衣紅怕他們一吵起來，沒完沒了，便說：「你們的師父還是倉頡法的傳人，你們連指語都學不會，跟我們去有什麼用？」

左非右跟風不懼穩坐在飛雲梭上，見衣紅仍和五行人喋喋不休，早就不耐煩了。左非右對文祥、衣紅說：「你們慢慢聊吧！我們天上見！」說罷，光華閃過，一個光球倏地衝天而起。等升到天空，那光球悠遊自在地翻滾去，在天心大跳顛仙舞。

火大兩眼盯著天上的光球，說：「像那樣，豈不是和神仙一樣？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，當局這樣優待我們，責任也重大非凡！」她行事果斷異常，可是一碰到別人懇求的眼神，她就心軟如泥：「好吧！我教你們一個訣竅，保證有效！其實師父的心比我的還要軟，只要你們聽話，修為精純，再用苦肉計……」

正在說時，一個小沙彌由大殿中跑出來，對衣紅說：「師父有諭，五行人可以乘氣墊車赴陶莊……為人類除害，事成即歸。」

五行人才聽到一半就跳起來了，立刻奔到大殿中央行了禮，便飛身取氣墊車去了。

陶莊距此不過幾十公里，而飛雲梭時速一千公里，要不了三分鐘就到了。四人到時，王之淳和陶朱公已經在院中迎迓。

衣紅詫道：「才兩個月不見，怎麼你們已經有前知的能力了？」

陶朱公邊把眾人讓入客廳，邊說：「我們哪裡有什麼前知的能力，是電腦當局剛剛通知我們的。」

衣紅問：「你們也有電腦了？」

陶朱公說：「不僅是我們，當局還通知我們，這一帶已經設為資訊服務區。每個人都配了私人電腦，當局還支援一些機器人為我們工作。」

衣紅等自然高興不過，又告知二人，五行人隨即趕來，大家下了決心，要群策群力，一舉將蟲害消除。

陶朱公拍手笑說：「好極了，當局派來的機器人雖然幫助很大，靈活應變的能力卻不夠。這次發生的蟲災範圍極廣，我猜整個文山一帶都不能倖免。我懷疑有人在後面操縱，否則哪會消滅了無數，過不多久又處處滋生，煩不勝煩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人雖多，但都沒有經驗，幫不幫得上忙還很難說！」

陶朱公說：「妳不必客氣，當局說了，你們是特派的巡迴小組。當局會直接支援，這些小小的蟲害對妳們而言，恐怕是大材小用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陶公不必客氣，我們僅有的能力是得到了當局的信任，可以獲得額外的能量。請陶公說明這些毒蟲的特徵與性質，以便與當局充分配合。」

原來這種毒蟲是一種生化蒼蠅的變種，體長約有一公分，有翅，以吸食有機汁液維生。最初本是生化學的一種實驗，想以無性生殖控制蒼蠅的生態。在本世紀初，科學家以為對生物遺傳的機制已經瞭若指掌，只要控制性染色體，就可以控制物種。

理論上這其實非常簡單，只要能培養出一種單性生殖的個體，其他就可藉助大自然的機制了。比如說，若讓後代永遠只有雄性，這樣交配下去，雌性將越來越少，到最後必然絕種。反之，如能培養出只有雌性的品種亦然。

動物的性徵決定於兩種性染色體，一是「X染色體」，一是「Y染色體」。後代若為「XX」之組合者為雌性，而「XY」為雄性。在兩性結合前，性細胞先作減數分裂，雌性性細胞僅有「X染色體」之卵子，而雄性性細胞中可能有「X染色體」及「Y染色體」兩種精子。所以當精卵結合後，只可能有「XX」或「XY」兩種性別。

設若有一種蒼蠅，其「X染色體」或「Y染色體」有缺陷，遺傳至下一代，必然也會產生有缺陷的後代。如果「Y染色體」之缺陷會導致死亡，則不會生出雄性子嗣。至於「X染色體」則因兩性都具有，一旦遭破壞，整個物種必然絕滅。

以遺傳法則自然淘汰蒼蠅，顯然以破壞「Y染色體」為宜。其法是使「鈷」接受原子輻射，產生同位素——人造的放射性物質「鈷六十」。鈷六十會放射伽瑪射線，只要將蒼蠅的「Y染色體」暴露在鈷六十下，便會產生突變。

經過長時期的研究，科學家果然找到一種突變品種，交配的結果，「Y染色體」因功能不健全，導致雄性蒼蠅死亡，所有的後代都是雌性。科學界因此大為興奮，咸認自後物種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了。

到此問題還沒有解決，因為突變的雄蠅固然死絕了，不能傳其「死種」，而未突變的雄蠅仍在。科學家努力的結果，只是多製造了一些雌蠅，讓活著的雄蠅大享「齊蠅之福」。為了要讓蒼蠅絕種，科學家得繼續不斷地生產這種「絕子絕孫的蒼蠅」，一代一代地戰鬥下去，直到最後一隻「齊蠅」壽終正寢為止。

為什麼要這樣辛苦呢？會有最後一隻「齊蠅」出現的一天嗎？自然界美妙的設計，是否經得住科學的顛覆呢？

二〇〇一年，王之淳找到一段無效的「核酸鹽基」，那原是試驗失敗後，在一種甲蟲體內發現的。他突發奇想，要看看將它嫁接在蒼蠅的「X染色體」上，會有什麼結果？結果是蒼蠅長了甲殼，且在紫外線的照射下，其中部分無效基因會脫落，居然變成了不穩定的「Y染色體」。這一來，雌蠅大量變成雄蠅，而且在交配後迅即死亡。

王之淳立刻聯想到，這不是最理想的絕種策略嗎？他立刻找了些實驗室中保留的，以往用鈷六十技術生出的雌蠅，加上這種基因移殖，果然能將蒼蠅不健全的基因一代一代地遺傳下去，因而大量死亡。由於這種蒼蠅長有甲殼及尖刺，故被命名為「甲蟲蠅」。

王之淳的生化實驗室就在雲南省文山市，由於他的成就，很多科學家紛紛投入陣營，文山頓時成為當時中國西南生化科技的大本營。幾年之間，他們成功地研發出蚊蟲、蟑螂及吸血蟲等各種害蟲的缺陷品種，受到舉世的注目。

生化科技是二十世紀末的高科技，那是因為有大利可圖。從上個世紀六〇年代後，科學家已完全掌握了遺傳的物質基因，遂有了「基因工程」的科研。舉凡醫藥、生化、食物、衛生甚至法律、犯罪偵防等，都離不開基因工程，其商機無限，成為致富的捷徑。

染色體上的遺傳基因，是藉著四種記載在「去氧核糖核酸」的鹽基所構成。這四種鹽基又稱「核甘酸」，都有一個非常奇特的、代表發現來源的翻譯名稱，分別為：腺嘌呤（A）、鳥糞嘌呤（G）、胞嘧啶（C）及胸腺胞嘧啶（T）。

去氧核糖核酸（DNA，以下簡稱雙核）是兩根核糖核酸（RNA，以下簡稱單核）絞合成雙軌、螺旋狀的梯形骨架，是正常的穩定狀態，遺傳訊息即貯存於此。單核則是不穩定的工作狀態，其階梯上排滿了前述的鹽基。由於鹽基陰陽相吸的作用力，必須與另一半組成對，所以很不穩定。單核一旦找到了對象，成家立業，就成為安定的雙核。

四個鹽基分成兩對，其中A與T是一對，C與G是另一對。也就是說，只可能有AT、TA，或CG、GC四種排列組合。如果在單核的梯級上有A鹽基，則必要吸引一個T鹽基；同理，如單核上有T則會吸引A（C吸引G，G吸引C）。

這種機制能將雙核分子「氧化」，成為單核分子。單核分子上的鹽基找到另一半對象後，又還原成為「去氧」的雙核分子，這樣一段一段的分解、還原，便是生物的複製。生物體在這種複製的序列過程中，根據雙核分子上鹽基的排列組合，能將長時期演化所得的訊息，一代一代遺傳下去。

如果僅有四種鹽基，能代表的訊息顯然有限，這種密碼一定有一套相當完整的機制。實際上，宇宙的本象便是「以簡馭繁」，如同易經的分類，兩儀分成四象，四象分成八卦，上下卦再相合，成為六十四卦。由六十四卦排列組合，可以表達宇宙中一切的變化。

鹽基在單核上的組合，有嘌呤（A、T）及嘧啶（C、G）兩類，組成四組鹽基。三次方的組合，成為六十四種最基本的胺基酸，亦即生化酵素。生命的一切現象，都不出於此系列組合。

在這六十四種胺基酸中，U A U及U A G（U即前述之鹽基T）代表一連串信息的終止符號。王之淳所用的那段無效「核酸鹽基」，就是一連串的U A U，由於是終止符號，當雙核分解時，那一段便自動斷落。再連接到下一段時，X染色體的雌性性徵喪

失，就變成了雄性。同時由於缺少了一些重要的基因，故而無法正常地存活。

講了半天U A U、U A G的，衣紅聽得糊裡糊塗，這時再也耐不住了，說道：「那很好呀！已經U A U了，還有什麼問題呢？」

王之淳也糊塗了：「什麼『悠愛悠』了？」

風不懼很瞭解衣紅，他自己也無法消化，便接著說：「她是說蒼蠅已經活不下去了，究竟問題出在哪裡？」

王之淳道：「問題出在經過多年的蛻變後，甲蟲蠅又開始大量繁殖，在文山一帶，幾乎可用『失控』兩個字來形容。」

衣紅終於逮到機會了：「你是說，甲蟲蠅能作無性繁殖？」無性繁殖是她在學校罵人的話，這時用來頗為恰當。

王之淳也知道這些細節不容易懂，便說：「也不盡然，不過牠們就像細菌一樣，只要條件適合，分裂得快極了！」

左非右問：「你是說牠們可以在實驗室外自由交配、繁殖？」

王之淳摸摸腦袋，納悶地說：「照理是可以的，但是據我所知，由於自然環境比較嚴酷，應該還沒有到這個程度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很簡單嘛，你們不培植，牠們就絕種了！」

王之淳苦惱地說：「我們早就沒有培養了，但牠們還是不斷冒出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有沒有可能是別人培養的？」

王之淳搖搖頭說：「不可能，如今這種事無利可圖，誰會做？」

文祥對基因編碼還算熟悉，對生物及遺傳則一竅不通。便用指語問文娃，文娃說：「我們剛調查過，這事很複雜，問題不在蒼蠅的無性生殖。王之淳有個助手叫周瓊英，她父親是人類議會的議士。不知為何，她一直在幕後協助席克人，在馬關一個地下實驗室中大量製造甲蟲蠅。」

文祥問：「妳不能制止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不能，我現在有點判斷力了。以往我只是聽話，現在則要識大體。」

文祥說：「識大體？這叫欺軟怕硬。」

文娃說：「我們目前的行動並不合法，如果人類議會知道了，你想會有什麼後果？」文娃把「合法」兩個字說得特別重。

文祥聽文娃搬出「人類議會」，便猜測這次行動不能利用電腦資源了，他反駁道：「你將此地設為資訊服務區，不也違法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不違法，根據二〇二四宣言，只要多數居民贊同，就可以增設。」

文祥說：「消滅蒼蠅也可以列入你們的工作呀！」

文娃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但是得經過地方議會同意，變數很多。」

文祥想了想，問王之淳道：「王博士，你們有多少專家投入這個案子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我們生化室有十幾位專家，目前手頭都有工作。這件事只有朱公和另外一位周博士，我們三個人負責。」

文祥問：「那周博士呢？他在這裡嗎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她在實驗室，待會過去再為你們介紹。」

文祥說：「假若請地方當局協助，不是更好嗎？」

王之淳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就是我們的難言之隱了，首先，這些禍害是我們一手造成的，當然責無旁貸。其次，當局以往不管，現在剛宣佈成立資訊服務區，我們也不知如何辦理。第三點，據我們所知，當局一遇到有害的生物，就一律殺光。生態是一種非常微妙且脆弱的機構，過去人類所作的傷害已經難以彌補，再來個殺無赦。這種損失對電腦可能無關緊要，人類卻再也承受不起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老聽說什麼生態不生態的，能不能請王博士解釋一下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生態就是『生命狀態』，狹義上是指生物與環境的依存關係。這是二十世紀中葉新興的一種覺悟，也是工業文明末期的標準病癥。」

「總之，生命的動力就是能量的變化，衣姑娘有沒有想過，天上的白雲飄動時，正確地說，應該是什麼在動？」

衣紅思量，如果真是雲動，王之淳不可能會這樣問，她自信地說：「什麼在動？當然不是雲，是風在吹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不對，風的現象是空氣運動的結果。」

衣紅馬上說：「那就是空氣在動了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空氣粒子當然在動，粒子懸浮在地球上空，由於地球自轉與空氣相對的位移，所以有運動。但是，那種運動原則上是與地面平行的。我們所知的雲動，經常有上下的垂直移動。」

陶朱公說：「老王算了吧！這時候還賣什麼關子？我們還有正事要辦！」

王之淳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這樣追根究底，只是為了讓各位徹底瞭解問題所在。我知道過去錯了，卻苦於不知錯在哪裡。直到後來看了一本書，提到『智慧學』的一種理論，認為宇宙中所有的運動，都只是某一時空座標上能量的變化。雲是水蒸汽分子聚積時反光的現象，而水蒸汽是因能量變低了才凝結，一旦能量升高，就看不見了。」

「實際上，連空氣分子、任何物質分子，都是能量變動的狀態。也就是說，人眼睛所看到的運動、變化，都只是能量的不同狀況。」

衣紅問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這就是生態的根本，也是物理、化學、氣象、天文的基本原因。只要瞭解了能量的性質，宇宙中所有的事物觀念都能瞭如指掌！」

衣紅最喜歡把事情單純化，她興趣大增，問：「可能嗎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當然，只是智慧學沒有成為學術界的主流，所以你們沒學到。」

衣紅問：「既然是對的，為什麼沒有成為主流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人的世界很複雜，原則上，當前的利益永遠擺在第一，所以問題叢生。聽說智慧學創始於本世紀初，是人類理性的大革命，其內容涵蓋了幾千年來認知的全部。根據人性法則，任何學有所成的專家都不可能再學習新觀念，更不用說去否定自己的理論了。在歷史軌跡中，不論是權力的轉換或是認知的調整，只有新生一代的崛起，才能改朝換代，這也是生態的一個定律。」

陶朱公說：「老王，不要一竿子打盡，你自己也是專家呀！」

王之淳笑著說：「朱公，你不要給我臉上貼金。我是做專家失敗以後，痛不欲生，寧願否定自我，才肯重新學習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已經算是下一代了呀！為什麼還沒有聽說過呢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以二十世紀的經驗來看，理論上一種新興的學問，大約需要三十年才能發揚光大。不幸電腦時代在二〇年代到臨，人類已經不需要學習那些高深的理論，只要做電腦的順民，就可以享受過去以性命相搏才能得到的榮華富貴了！」

衣紅搖搖頭，說：「我不同意，我認為學習不是為了享受！」

王之淳說：「可是，妳要向誰學呢？當然是前一代的學者了。但是他們所肯定的，絕對不可能是自己所不懂的。不論妳為了什麼去學，或向誰學，智慧學是學不到的。」

陶朱公說：「老王，既然你提到這些，我倒要問你一個問題，我聽說過，智慧電腦是根據智慧學設計的，現在電腦當道，當然

智慧學應該是主流了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也不盡然，今天人人依賴電腦，只把他當作奴隸。就像十九世紀，美國南方經濟幾乎全依賴黑奴，那時又有誰把黑奴看成同類了？」

文祥立刻用指語問文娃，她說：「我們也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，照理說，我應該瞭解智慧學，其實不然，應用是一回事，理解的層次更高。比如說人能認識另一個人，但是要理解為什麼，卻是另一個層次的能力。」

文祥說：「你的意思是，現在沒有更高層次的人了？」

文娃說：「是的。」

左非右問王博士說：「這與生態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在智慧學的立場，一切問題都息息相關，只看你找不找得到各個系統之間的介面。能量是一個整體，既然能量在某些時空上有變化，反過來說，在時空座標位置上，能量高就代表變化頻繁。生命是自然界中層次較高的一環，一個生命體與另一個生命體，不是單純的一加一關係，而是無數能量單位的交錯變化。

「舉個實際例子來說，我們這裡有六個人，但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我談的不僅是抽象的思想、經驗及記憶，還包括了我呼出的空氣分子，進入了你們的身體，個人身體散發的熱輻射，又互相吸收放射。科學實驗證實了，若兩個人同處在一個密閉空間中，在二十四小時內，身體能量及物質的互換，高達百分之十二。」

衣紅若有所悟，點頭道：「怪不得師父常說，眾生是我，我亦為眾生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對了，如果站在高層次來看，所有的生物原是一體，就像血液和頭髮不過功能有別而已。過去人類知識殘缺不全，只能頭痛醫頭，腳痛治腳。覺得蒼蠅討厭，就要把牠們滅絕，結果造成更大的能量變化，生命的狀態因此失去平衡。然而能量仍為一整體，自有其恢復平衡的途徑，只是往往更不利於人類的生存。」

正在說時，五行人乘著氣墊車匆匆趕到。這一次舊地重遊，五個人興奮不已，人還沒看到，就聽到門外一片大叫大笑聲。

金大見陶朱公，開口就問：「陶博士，那個孫謀武呢？」

陶朱公說：「過去的事就不必計較了，請進來吧！」

金大知道陶朱公誤會了，立刻說：「我不是計較什麼，我們真的很感激他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胡作非為哩！」

陶朱公聽了，暗暗點頭，知是禪師化育之功，說：「我把孫謀武夫妻送到桂林去了，他們比較適應城裡的生活。」

那水大及火大，卻磨拳擦掌，吵著要到河邊看前次經歷的害蟲。幾個人一調唆，王之淳便說：「我們過去看看也好，剛剛談了一些空洞的理論，實地去看一看，就知道我們過去造了多少孽，今後可不容許再錯下去了。」

衣紅覺得王之淳未免小題大作，那也不過是五年前的事，當時除了吃人的虎頭牛和鐵甲蟲之外，一切似乎都很正常，哪裡有什麼聽起來極為嚴重的「生態」問題？

於是，騎馬的騎馬，乘氣墊車的乘氣墊車，一行人便往幾里外的小溪走去。這一帶的環境頗具原始風貌，眾峰環互中，怪石嵯峨，花木掩映，令人目不暇給。

衣紅正想發表意見，文祥看到前邊一棵大樹上，長著疏疏落落幾個碩大的朱紅果實，看來非常可愛。他央求金大將氣墊車開近一點，伸手就要去摘。

突然身後的王之淳策馬趕了過來，大叫：「不要摘！」他下馬後，先戴上鹿皮手套，走到樹下，小心翼翼地摘了一個蘋果大小的果子，拿到文祥面前，說：「這個果子是我們的實驗品，裡面全是強酸。你看！」

王之淳又在身旁取了一根竹籤，往朱果內部用力一插。那果子的表皮好像很厚，王之淳把竹籤當作鑽子，鑽了幾下，才扎出一個孔來。孔破處立時冒出黃色硫酸氣味的汁液，那支竹籤也已開始冒煙，轉眼就變黑了。

陶朱公停了馬，向王之淳解釋道：「之淳，我捨不得全砍掉，只留下幾株。反正這裡不會有人來，應該不會有危險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是呀，如果我沒有看見，這會文兄麻煩就大了。最好立個標識，萬一有人碰上了，難保不受傷。」

文祥知道自己多事，忙說：「抱歉，是我不對，這果子也實在太可愛了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這是朱公的傑作，溪邊這一帶，起碼有幾百種新品種植物。其中有高產抗病的玉米，多數卻是含劇毒的變種。」

陶朱公慨然道：「人類對物質知識瞭解的速度太快，卻缺乏對生命的認知。我們年輕時自命不凡，為所欲為，唉！這些不談也罷！今天我保存這些毒物，倒不是要炫耀什麼，只是想進一步觀察，以瞭解環境生態的變化。」

陶朱公說話時，王之淳已走到一旁，彎身小心地拔起一棵鋸齒狀細草，又在草下捉了一隻一公分長的大紅螞蟻。他先用竹籤把螞蟻扎死，放在手心上，讓大家聞聞那刺鼻的酸味，同時說：「這種螞蟻就是生態變化的明證，牠們體內已經有了帶強酸的體液。能量不停地流轉，各位再仔細看看這棵樹。」

大家聞言，都仔細打量眼前這棵朱果樹，那樹身約有三公尺高，樹幹有人腰粗細，屬常綠喬木，闊葉互生。在根部方圓一公尺內沒有一棵雜草，散佈在地上的碎石都呈黑色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樹上有很多紅螞蟻，都聚集成球，圍在葉鞘四週。如果不注意，還以為那是紅色的葉柄呢！

王之淳說：「這棵樹學名叫做硫化氫橡樹——陶，硫化氫是這棵樹的特別成分，橡樹是原品種，陶是朱公的姓。這地面是黑色的，因為這樹以硫化氫作肥料。當樹吸收了硫化氫，經過光合作用，就產生了硫酸，妙的是原來的橡果便成為硫酸的貯藏器。朱公為了警告其他生物，特別又加了大量的胡蘿蔔素，使它變成朱紅色。因為朱紅是除了人類以外，各種生物都要避開的警告色！」

左非右笑說：「還有人喜歡用紅色做名字呢！難怪諸獸都要迴避了！」

衣紅白了左非右一眼：「是啊！迴避的都是禽獸呀！」

文祥忙打岔說：「所以這種螞蟻也是酸性的了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正是，由於這種樹的性質，在它附近的植物、昆蟲也都具有強酸。各位要注意，連我手上這株小草都有硫酸的成分，在這裡不要隨意碰觸任何東西。」

風不懼問：「生物體內怎能存在這麼強的酸呢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這就是朱公捨不得將這種樹砍光的緣故，用我們的理論來說，任何生化作用都可能孕育出生命現象。」

王之淳指指右方，繼續說：「在另外一個地區，我們還培育了純鹼性的生物，甚至有喜氫菌、喜氮菌。人類需要氧氣，純粹是基於特定的生態環境因素。對大自然而言，任何物質都有其獨特的作用和現象，在不同的環境中都有不同的成功組合。」

風不懼問：「你的意思是說，在不同的星球上，應該有不同的生命形式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是的，我相信火星上可能有二氧化碳族的生物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那你就錯了，我們剛從火星回來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你誤會我所說的生命了，因為氧的活化性質，所以好氧族生命體是進取的。而二氧化碳有固定的惰性，那種生命型態變化極為緩慢。我們已經找到了證據，火星生命的能量變化速度是喜氧族的五百分之一。換算起來，人類文明的一年，就相當於火星進化的五百年。」

水大正注意聽他們談話，突然覺得臉上有蟲子，她順手一拍，卻痛得大叫。陶朱公一聽，立刻由身邊取出一個瓶子，從裡面挖了一點油膏，塗在水大臉上。原來水大打死的，是一隻約半公分長的吸血蒼蠅，那蒼蠅似有甲殼，殼上還帶著刺。

陶朱公撿起地上的蒼蠅，對王之淳說：「之淳，快看！毒蠅又有變種了！」

這時，耳邊嗡嗡之聲越來越響。王之淳抬頭一望，見一片烏雲正從西邊山頭疾飛而來。顯然大軍未到，斥候先至，僅僅這些前哨兵，就讓人人目送手揮、狼狽不堪。有人拍拍連打，卻又咬噴連聲。有人慌不擇路，轉身便往空曠處狂奔。最可憐的是那幾匹座騎，不住地擺頭掃尾，翻蹄蹬腳，仰天嘶吼。

「大家快逃！躲到水裡去！」王之淳大叫。

除了文祥四人和五行人外，莊裡還有四個人同來。那幾位顯然經驗老到，早就拉著馬匹，向溪裡跑去了。文祥、衣紅和金大、土大同車，這時王博士也在一旁。另外一部氣墊車上則是其餘五人，陶朱公正給水大擦藥，也在那一邊。

這不過一句話的時間，但見一團黑霧從半空席捲而下，蠅群競舞，主力部隊到了。陶朱公正忙著到處替人抹藥，抬頭一見天色大暗，耳邊轟轟如雷，叫道：「快逃！」他自己卻雙腳一軟，倒在車旁。火大顧不得滿臉滿身的蠅群，趕忙前去扶他，水大及木大早嚇得蜷縮成團，擠在一堆。

左非右和風不懼顧不得強酸，順手折了樹枝，不斷上下揮舞。一見陶朱公倒下，想過來攙扶，卻是分身不得。那些蒼蠅全身帶刺，一不小心碰到，立即痛入心髓。只見舞的舞，躲的躲，喊的喊，好一個瘋人世界。

眼前越來越暗，群蠅在一公尺開外狂飛，文祥等人緊張異常，周身卻是一隻蒼蠅都沒有。衣紅正要問，文娃已在文祥耳邊說：「這邊能量系統還沒建立，電離罩不能用。你有佛珠，備用能量可以暫時防護，快叫他們過來，我們正在設法調集能量。」

文祥立刻扯開嗓門，大叫：「左非右！快過來，我們有防護罩！」

然而這時群蠅嗡嗡已如驚濤狂浪，掩蓋了一切。文祥死喊活叫，其餘四人也跟著高呼，更增險惡之狀。

「快開過去！」衣紅突然大叫。

金大如夢方醒，一把將王之淳拉上車，將氣墊車開過去。

蠅群密集，有如濃濃的湯汁般。氣墊車一開動，隨著一圈淡淡的光輝，蠅群紛紛被排向兩旁。前面雖然開出一條小道，卻益發顯出牠們的威力。

兩車相距不過十來公尺，儘管蠅群隨到隨讓，卻也行進得十分吃力。但見無數細點，有如大火澆滅後的青煙，嫋嫋不絕，一陣陣迎面撲來。再看氣墊車表面，恰似黏了一層生膠，緊緊密密地把這團光圈包圍得風雨不透。

漸漸地，眼前出現了積霧般黑壓壓的影子，在光圈的推進下，黑霧一層一層地被掀開，最後露出六個蜷伏在地的人體。

眾人無不驚心，忙下了車，急把那幾個人拉到光圈內。好在不論蒼蠅叮得多深，一遇到佛珠精光，立即不支脫落。只有一些已被打死的蠅屍，硬甲尚深陷肉中，有如黑色斑點，佈滿皮膚。

佛珠能量不大，光圈所及，不過一公尺半徑。大家擠在一起，蒼蠅雖無法飛進來，卻也無意離去，繞著這半圓光幢怒飛不止。

王之淳被嚇呆了，喘了好幾口大氣後，才嚶嚶地說：「怎麼可能？怎麼可能？」

大家忙著替左非右等人拔「蠅刺」，那刺帶著倒鉤，往往順勢就拉起一塊皮。這時六人都已昏迷不醒，還好呼吸尚存，心跳如常。

衣紅問王之淳道：「有辦法救醒他們嗎？」

王之淳神色倉惶，答非所問：「才不過幾天，怎麼越來越多了？」

衣紅急道：「先別管那些，救人要緊！」

王之淳呆呆地說：「怎麼可能呢？這是溪邊，牠們怕水，絕對不是自己飛來的！」

衣紅更急了，搖著王之淳的肩膀，說：「王博士！你身上有藥沒有？」

王之淳自顧自地說：「不可能呀！為什麼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紅妹，不要急，文娃說沒有問題。」

衣紅摸著風不懼腫成一個圓球、五官不分的臉，奇的是左非右臉上乾乾淨淨的，大概是化了妝的關係，但頸上、手上也是一片紅腫。至於其他人，除了水大已塗藥膏，受創較輕外，連陶朱公本人都無法倖免，臉上一片模糊。

衣紅心急如焚，問文祥道：「文哥，這樣下去，我們能撐多久？」

文祥說：「放心，文娃說他們正在架設繼電站，有了電力就好了。」

王之淳突然想通了：「難怪！原來如此！」

衣紅詫道：「王博士，什麼事想通了？」

王之淳慚愧地說：「我們以往限於能量不足，實驗規模一直大不起來。三天前電腦當局提供了一些服務，容許我們大量使用電能，我便交給小小負責。今天這麼多蒼蠅，顯然是利用新能源複製的，也只有小小一個人知道怎樣複製。」

衣紅聽得不明不白：「什麼小小小小的？」

王之淳臉紅過耳，解釋說：「小小就是周博士，周博士就是我的助手，跟我工作有二十多年了！」

衣紅想通了一半：「跟你工作二十多年了？既然名叫小小，應該是位女士吧？」

王之淳停頓了一下，點頭說：「是的。」

衣紅聽他這「是的」說得拖泥帶水，又問：「她結婚沒有？」

王之淳更是慌張，忙搖頭說：「沒有。」

衣紅心裡有數了，說：「她沒有要好的男朋友？」

王之淳半晌無話，見衣紅兩眼盯著他，只好說：「她曾經是我的女朋友。」

衣紅說：「曾經？那現在呢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現在還是非常好的好朋友。」

衣紅問：「你有太太嗎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我沒有結婚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為什麼不結婚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有重責大任在身，哪能成家？」

衣紅大聲說：「你未免太自私了！」

一旁的文祥和金大、土大，見衣紅不先救人，一味的責問王之淳私事，大為不解。文祥想要勸阻：「紅妹！」

衣紅擺擺手，對文祥說：「你別管！」

王之淳說：「為私，我才該成家。為公，我怎能成家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不成家，周博士能得到幸福嗎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只顧周博士的幸福？那才是自私！」

衣紅說：「錯！你倒果為因了，就因你不顧周博士的幸福，才有這麼多蒼蠅！」

王之淳說：「或許她不該製造這麼多，我回去會告訴她！」

衣紅搖搖頭，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你們這些博士！大概除了遺傳基因，別的什麼都不知道！為什麼不替周博士想一下？你要就不要跟她在一起，要就讓她死心塌地跟著你。我敢打賭，這些蒼蠅是周博士親自帶來的，要看你出醜！」

話剛說完，一陣尖銳的笑聲突然從蠅霧後方傳來。雖說是笑聲，卻比哭還難聽，源源不絕地鑽入每個人心底。

「老不死！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姑娘都能看透老娘的心思！你這個大笨王！害得老娘苦等了幾十個寒暑！王之淳呀！王之淳！你整天口口聲聲救人救世！為什麼不看看你身邊，一個無依無靠、孤苦伶仃的女人正等著你救助呢？」

只見一個年約四十，風姿綽約，打扮入時的女士，在一層蠅群薄紗籠罩下，邊說邊走到光幢前面。王之淳一時百感交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衣紅偷偷掐了他一把，王之淳嚇了一跳，大叫：「唉喲！」

周博士笑了一笑，衣紅見她兩眼微紅，大是感動，便說：「周博士，久仰了。」

「別跟我打哈哈，如果妳不問，老鬼絕對不會提起我來！不過，小姑娘，我們倒是很投緣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衣紅。」

「好！衣紅姑娘！妳先把這藥給他們幾個服下去，我們慢慢聊。」說著，周博士丟過一個小紙包來。衣紅接住了，看也不看，便將紙包遞給金大。對周博士說：「謝謝妳！如蒙不棄，不妨也進來，免得不小心受傷了。」

「好！有度量！只是我寧願站在這裡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何必呢？您是有自信的人，所有的後果一定都考慮過了，還怕什麼？」

周博士見衣紅言行有度，才發覺眼下這位姑娘著實不簡單。便笑笑說：「我怕什麼？怕的是老不死良心發現，那我的心血不是白費了嗎？」

「話不能這麼說，在我看來，王博士和妳之間只不過是小小的誤會而已！」

「哈哈！『小小』的誤會？」周博士臉色一變，一副雍容化為厲鬼：「『小小』我是有不少誤會，我總以為人心是肉做的，一天不懂，就給他兩天！兩天不懂，就給他一年！姑娘啊！妳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嗎？我付出的『小小』青春，一共是二十一年零一百四十九天！妳知道那代表多少淚水嗎？」

「咳！周博士，這種人還能算人嗎？把他殺了算了！」

「小姑娘，不能這樣做！殺了他，那淚水不是白流了嗎？」

「妳這一說，我倒想起了一則故事。有個人因為生計困難，逃到人跡罕至的深山裡，不料遇到另一個亡命人，兩個人談起各人慘痛的經歷。一個說，他住在黃河岸邊，年年淹大水，簡直活不下去。另一個人聽了，說：

「『淹大水？那算什麼？至少你還有水喝！我住在沙漠裡，連草都長不出一根，就算沒有餓死，也被渴死！』兩個人相對歎歎，都認為自己才是天下最命苦的人。」

「『唉！你們兩個真沒出息！這點小事也敢叫苦？』

「兩人嚇了一跳，地下竟鑽出一個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怪物來。怪物身上不僅沒有遮體的衣物，連皮膚都好像被剝了一層，肢體不全，五官也歪扭不堪。他從土裡唉聲歎氣的鑽出來，顯然他才是地獄中最不幸的活鬼。」

「『前輩，您有什麼更苦的遭遇呢？難道比我們還苦嗎？』

「『唉！』他這一聲長歎，真是悠悠天地，淒風苦雨無盡：『說來你們不會相信！我出身豪門，官高祿厚，親朋眾多，妻妾如雲，簡直不知道人間有痛苦二字！』

「『莫名其妙！那你歎什麼氣呢？不是污蔑了我們痛苦族嗎？』

「『唉！歎氣，能歎得出氣來，算是命好的了！』

「『那你說說看，人生還有比生不如死更苦的吗？』

「『好說！你們不過是求生不易罷了，我卻是求死不得！』

「二人對望了一眼，那被水淹的人問道：

「『求死？那還不容易？』

「『如果死成了，還有什麼苦的？因為我能賺錢，人家不讓我死，把我當做搖錢樹！有錢自己卻沒有時間花，做牛做馬只為了供養他人，你們說苦不苦？』

「『苦！』二人同聲說。

「『因為我官做得大，下屬都靠我掙名得利，有錯是我的，有功歸他們。我想退不能退，被下屬捧著當凱子、做靠山，你們說苦不苦？』

「『苦！』

「『我家世不錯，世世代代的名聲都壓迫著我。所有我喜歡的事都不能做，所有我討厭的事都非做不可。每天活著只是為了祖先！你們說，苦也不苦？』

「『苦！』

「『我親戚朋友眾多，雞毛蒜皮的事都來找我。而不管我有什麼問題，人人都認為我該自己解決。我活著是眾人的奴隸，你們說，苦也不苦？』

「『苦！』

「『人人說，嬌妻美妾是人間豔福，可是有幾個人知道，沒有到手的玫瑰既美麗又鮮豔。然而玫瑰只能看上三天，連摸都不能摸！花瓶裡插了玫瑰，就不能再插水仙！天天爭風吃醋，日夜雞犬不寧！多有多多的麻煩，少有多多的遺憾！男人嘛，老天喜歡開頑笑，只要吃飽穿暖了，一見到女色，魂就飛過去一半了！倒霉的是我有錢有勢，美女嬌娃有如流水席，時時在眼前晃來晃去。偏偏能看不能碰，心癢難搔，你們說，苦不苦？』

「『苦！』

「『或許你們認為這不算苦！等生了兒女，從小照顧得無微不至，到他們翅膀硬了，會飛了，又有幾個把老不死的放在眼中？

「『好吧！這些都不算苦，我是活該！可是我天天想一死了之，卻沒有人肯讓我死！最後我買通了十九層地獄的判官，好不容易把我活埋了。可是你們一來，噁哩咕嚕吵得我耳根不得清靜，還是死不成！你們老實說，我是苦也不苦？』

「那兩個人聽了這一番話，才知道自己實在算不上苦，慚愧不已。一前一後悄悄地溜下山，安分度日去了。」

周博士靜靜地聽著，不發一語。倒是王之淳感從中來，突然跪倒在地，向周博士叩頭說：「小小，我錯了！我以為妳和我一樣，把名利看得一文不值。如果妳願意給我機會，我這就向妳求婚！」

周博士歎道：「誰在乎結不結婚呢？」

王之淳楞了一楞，說：「那妳到底要什麼？」

周博士啞道：「唉，大笨牛！」

王之淳真是一頭霧水，說：「妳要大笨牛做什麼？」

衣紅的指語這時有了用武之處，她立刻告訴衣娃：「通知王博士的私用電腦，要他快走出去，陪周博士聊天！」

衣娃問：「聊天？聊什麼？」

衣紅氣不過，學周博士罵道：「大笨牛！」

王之淳得到電腦的指示，果然不畏群蠅，昂然走出光幢。周博士大為感動，立刻一掀薄紗，罩向王博士頭上。

空中突然一陣閃電，霹靂交加，頃刻間大雨如注。那些蒼蠅的甲殼本就沉重，再一吸水，紛紛不支落地，一下子便被水淹死

